

奥运的记忆

每当奥运会开幕,夏天的风,似乎都带着一股子劲儿。记得吗?我们围坐在电视机前,或是亲临现场,心随着运动员的每一次跳跃、每一次冲刺而澎湃。此刻,那些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它们像老照片一样,泛黄却温暖,让人心头一暖。

少年骑士的梦想

东京奥运会马术比赛场地障碍赛选手 张兴嘉

2021年8月3日,日本东京马事公园。我骑在我的赛马上,眼前是1.65米高的障碍物,我们要共同越过它。耳边的风在吹,我有些紧张,轻轻地抚摸我的赛马,“加油!这可是奥运会的比赛啊!”

东京奥运会已过去三年,但关于奥运会的点滴仍历历在目。而我和奥运会的故事可以从更久之前说起。

2019年,在比利时利尔举行的奥运会达标赛中,我和赛马成功通过MER线(奥运会达标线),成为东京奥运会延期之前6位过线骑手中的一位。当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对我来说,能代表中国队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,这是多大的荣耀!

但坏消息很快就来了,受到奥运延期的影响,2019年取得的资格作废,我需要再次参加奥运资格赛。这样的心情,就像过山车。

那时的欧洲,疫情肆虐。为了取得奥运会资格,我只能一个人备战。为了保护自己,我基本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,每天在马场和家之间两点一线,日复一日单调而枯燥地训练,所有想法都变得“奢侈”。

几个月后,终于等到了欧洲比赛恢复,却又面临着人满为患的场景。一场三星级的比赛就有200多人马组合参加,不少世界排名前30名的骑手都来了,竞争异常激烈。这也意味着,从比赛第一天开始就要拼,如果不拼,就参加不了第二天1.45M级别的比赛,更不要说后续的大奖赛了。闯过了一关又一关,我再次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正赛参赛席位。

作为奥运会上唯一需要人与动物配合进行的项目,除了参赛选手,赛马也同样受关注。我的赛马名叫FOR PASSION D LIVE Z,它抵达日本的时间更早一些,形式是用集装箱进行航空运输。这是一匹源自德国、藏格尔舍血统的爱马,那一年它14岁,已经跟随我整整4年,先后征战过两次香港大师赛、两次上海浪琴环球冠军赛,以及东京奥运会选拔赛等。

马术比赛不仅要看选手的状态,更要看马匹的状态。网上也有一些关于东京奥运会马术比赛的花絮,由于场地内的障碍物旁有相扑雕像等日本元素的装饰,比赛期间吓到了不少参赛马匹,未完成跨越,导致几位选手被扣分。由此也可以看出,场外、场内的诸多因素都会影响马匹的状态。

不到最后一刻,谁都不知道是哪些选手上场。场地障碍团体资格赛前,队友的马虽然通过了验马,可它腿部比较敏感,于是临时更换了参赛名单。我得知自己要上团体赛时,距离比赛开始只有一两个小时,那一刻我既兴奋又紧张。当时第一件事是请工作人员从奥运村带来比赛穿的衣服,然后提前在场地走路线,和教练交流。这次场地的设计难度比较大,障碍高度有1.65米,在之前的比赛中许多顶级骑手都落马了。

北京时间18时,场地障碍团体资格赛正式展开争夺。我第4个出场,没有机会看到前面骑手的比赛情况,只能根据自己走路线

面临的情况是两个级别的选手需要合并到一起,共同竞争56公斤级别的参赛资格。对于我这种56公斤级别的选手来说,在力量和适应能力方面可能不如60公斤级别的选手,所以我需要在保持体重的同时,继续加强训练力度。

那时候,北京奥运会正式比赛的公斤级别还未确定。还记得每打完一场比赛,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释重负,而是降体重。每天早上都先称重,体重达标了再用餐。当时,所有人都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,训练、比赛、控体重,几乎每一天都在挑战身体极限,磨炼意志。但没有一个人觉得辛苦,每个人都期待着能获得这个登上奥运会舞台,为国争光,展现武术文化力度。

我是幸运的。在2007年全年的积分赛中,7站国内赛事和1场国际比赛,我都取得了冠军,如愿入选了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名单。

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,就是在炼丹炉里持续煎熬了很长时间后,终于脱颖而出。

北京奥运会散打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,五天的赛程,一天一场,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。代表国家参赛,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那时候我总是睡不好觉,因为负的体重多了,半夜还常常口干舌燥,但又不敢喝太多水。最后,我想了个办法,渴了就漱口,反反复复换不同法子入睡。

好不容易睡了一觉,白天还要继续研究下

路长在,人不同

浙江日报悉尼奥运会特派记者 康 凯

2000年悉尼奥运会,一晃24年过去了。回想起来,新千年就好像一道分水岭——奥运会上,我们刚刚步入成熟期,之前属于“青春期”的几届金牌数和排名波动较大,悉尼之后,成绩大幅增长,排名稳居前三;经济与社会,也如同刚踏上高速q公路、正准备深踩油门上速度的感觉。

早期国内的体育新闻报道基本上等同于竞技体育报道,而竞技体育报道高度依赖高端体育资源,这些资源基本集中在京津沪穗这几个大城市,因而浙江的体育新闻报道发育略晚于这些城市。浙报集团派记者采访奥运会始于1996年,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第二回,包括我在内的3名记者前往采访。当时记者走出国门已经日趋常见,各个行业口都有,观念、机会、操办等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有很大进步。不过当时出国旅游潮尚未到来,去过南半球的人更少,大家都是“相看两新鲜”。

到了悉尼,我们首先对那里的季节相反、建筑南北朝向相反感到新鲜。奥运会开幕式才9月中旬,中国代表团出场的女队员就配发了羊毛连裤袜;国内还在穿短袖T恤呢,我们已套上了卫衣或厚夹克。

与国内做志愿者的以大学生为主不同,国外很多中老年人都会来做,悉尼的志愿者大伯大妈也对我们报以慈祥而好奇的微笑。比如我穿着一件印有“1997年全运会”的采访背心,他们不理解就问我这是个什么赛事,我记得我告诉他们的答案是“这是我们国内的奥运会”。

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惜败,输的对手就是悉尼。这回悉尼登场,显现出一种简洁、节俭、规范的办事风格。主体育场能容纳11万人,堪称史上最大的奥运主会场,但奥运会一结束,临时性看台一拆,马上变回五六万人的普通体育场。主新闻中心更夸张,纯粹是大帐篷似的临时建筑,但里面的功能一样不少。还有不少比赛场馆是借用现成楼堂馆所,稍加改造就拿来了用。

记者出门、通讯和发稿是第一要事。当时国内手机正快速普及,并且已经从模拟机

进化到了数字机,我带去的手机换上当地的手机卡就无缝衔接了。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机时代还远未到来,通话用手机、拍照用相机、录音又得用录音机,不像现在这样一机打天下!每天背上一堆的机器出门赶路,健身指数不低。

电脑也已成标配,中国记者人人身背“笔记本”,但那时候上网还在拨号阶段,除了在主新闻中心有充足的网线,在住地就比较原始了,晚上发稿高峰期,我们8个人轮流用一条网线,拨号上网又慢又容易掉线,很多宝贵时间就这样被耽误了。奥运村里也比较“寒酸”,各国运动员在网吧上网,每人限时10分钟,要想不限时,排队队去吧。

采访奥运会,真的不光拼脑力,还得拼体力。我写过一篇《为了解两小时的比赛》,是讲头天晚上我只睡了一个半小时,就匆匆起来坐“灰狗”赶往300公里外的堪培拉,去采访一场中国女足的比赛。当天往返,来回整整耗费12小时。这样的剧本几乎天天上演,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
音,突然会觉得骑马也挺酷。

真正接触马术是在初中。2012年暑假,在父亲和他朋友的建议下,我尝试学习专业马术。可能和马术这项运动有缘,学了两个月后我尝试参加比赛,捧回了两个冠军。

最激动的是父亲。我拿到第一个冠军的那天,他把微信签名改成“希望诞生了”。同时,他的微信头像和朋友圈背景也变成了我骑在马上越过障碍的抓拍。不过现在回过头想一想,当初他让我学马术,一定想不到我会站上奥运会的赛场。

这两年,我仍在世界各地参加马术比赛,接触到顶尖的马术运动员,在比赛中不断成长。比得不理想不气馁,比好了也不骄傲,沉稳的心态是马术运动员最宝贵的心理素质。马术教给我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调整心态。

虽然没有参加巴黎奥运会,我还保持着自己的训练节奏。最近,我在宁波的俱乐部训练,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,训练到八九点,等到暑气散去,傍晚接着训练。今年秋天,俱乐部有一场国际邀请赛,大约会有七八位国际知名骑手参加。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,让更多人认识马术这项运动。

很多人都说,骑马时间久了,人会变得更加简单而纯粹。马术这条路不好走,但一个个骑手的故事告诉我们,即使当前没有路,只要坚持不懈、义无反顾,也能够渐渐踏出一条路来。

（作者口述,姜晓蓉整理）

心香一瓣

青绿画卷

竺 泉

一个久久的期盼
一份时代的答卷
蓝天白云的召唤
美好生活的情怀
青绿山水间
美丽中国 你我遇见

一个精彩的答案
一派大美的景观
春暖花开的妙笔
花好月圆的诗篇
青绿山水间
美丽中国 星辉斑斓

白云绕山行
绿水林中欢
青绿山水间
醉了高飞雁
我们播撒青绿浪漫
徐徐拉开
拉开美丽中国新画卷

摸鱼儿

访陵南谷草堂旧址

童丹枫

7月30日是明代大儒方孝孺殉道纪念日,谨以词一首向先贤致敬

挽春风、冷香生履,苔痕枯叶多少。高柯疏影穿行处,惊起翠烟啼鸟。吟且啸。算是、海天不负陵南道。松筠静好。想石上流泉,堂前旧事,今至待挥扫。

徘徊久,不觉林花褪老。颓垣难觅芥藻。四围青嶂犹如昔,可鉴寒潭清照。谁又晓。递弦诵、鸡窗灯火催幽草。露浓月皎。任六百光阴,此间孤凤,冉冉出云表。

行走在援疆的路上

朱奕澄

当我再次踏上新疆这片神奇的土地时,我有了与第一次截然不同的心境,是的,此时的西北广袤大地依然被寒冷空气席卷、被漫天沙尘遮掩,但我的内心却愈发坚定,没有了去年初夏首次进疆时的忐忑和好奇,如同回到久别的故乡,变得淡定从容多了。

因为工作上的原因,这次我没有与大部队一同进疆。飞机上,一个人静静地透过机窗俯视窗外的世界,山顶壮阔皎洁的雪山冰峰在阳光下犹如一条条银色长龙横亘天际;跨越雪峰后,便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,这片干涸的土地曾经生活着昌盛一时的楼兰古城,如今偌大的生命空间已被漫漫黄沙穷填,令人唏嘘不已又忍不住沉迷其中;还有那绝世惊艳也只能昙花一现近乎悲壮的大漠胡杨,其长后千年不死、死后千年不倒、倒后千年不腐同样让人油然起敬。

环境如斯性情如斯,神秘的刀郎部落是一个与世隔绝、与歌手刀郎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原始部落,爱憎鲜明的刀郎们用原始粗犷的真诚、质朴和坦荡把生命还原成生活本身。

新疆尤其是在南疆,沙漠、胡杨、舞蹈构成了奇妙的三要素,催生出伟大又不可思议的柯柯牙精神、胡杨精神、三五九旅精神,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的辉煌历史。这真是一片充满传奇的沙土。

机上传来了乘务员轻柔的声音,思绪瞬间被拉了回来,再过一个多月,自己在这边工作生活就满一周年了。岁月都去哪儿了,回想起援疆的日子,可谓百感交集,这种感觉既不像慕名进疆一趟住上几晚那么美妙,也不像深入阿拉尔沙漠腹地面对漫天飞沙那般窒息和绝望。

尽管这边有江南从未有过的沙尘暴、强光线和逆时差,我始终认为援疆工作最大的艰难在于身心的独处,正可谓倾心易,留心难;动心易,守心难。

一个人身处异乡是否服水土、接地气,真正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一颗坚强的心脏,守住了心,也就守住了世界;当你心神合一,你就随心所欲,信马由缰随意走、天高云淡任鸟飞。

在这个充满喧嚣、短视频无处不在稍有动静片刻传遍千里之外的时代,坚守初心、平衡身心尤为重要,于是乎,第二次进疆时我特意从家乡图书馆借来几大本与新疆有关的书籍,拉着沉甸甸的包裹行李,心底里感觉踏实了许多,这是我未来一年多的精神食粮。

飞机缓缓停靠在阿克苏红旗坡机场,此时已是夜里12点,经过长时间飞行我已是一脸倦意,出于急切想赶到工作的地方,我便马不停蹄继续坐三个小时的车终于来到我工作的县城,一路可谓披星戴月。一切复旧如初,经过长假休整后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周而复始。

也许是经历过过去一年的承接融入,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时空距离的变化是那么突然,又是那么自然,蓦然发现苦亦是乐、苦中带乐,善于发现生活里的美并认真过好每一天,这是平凡的世界里头蕴含的不平凡的人生哲学。

在众人的眼里,新疆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,这片辽阔的土地既有独特的自然风光,又有厚重的人文历史。但抛开这些因素,坦率地讲,新疆和内地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,不仅存在自然时差,也存在发展时差。

内地的朋友进疆我跟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,此时的新疆仿佛十年前的浙江,此时的浙江仿佛十年后的新疆。对行走在援疆路上的我们而言,有幸经历这样一段熟悉又陌生的历史,是何其美妙、何其神圣的事。